



志卷之十五

記

新建社學記

祭酒陳



聖人修道之教與乾坤準乾以象覆而天道成坤以形載而地道寧聖人以教傳而八道立是知學校政教之原職民社者將化本以善其俗烏可不以是為先務哉景泰紀元之明年鄉貢進士四明鄭贊廷授蒙城訓導於予有同郡之雅一日致書於予曰蒙邑

令孫震鄴陵人也氣行高古亮直端方由國子上舍
擢官是邑每謁學廟卽嘆曰朝廷設科目以學校爲
重有司舉賢能以學校爲先邇者生徒不勵科目之
聲甚無以稱上旨得非蒙之幼學培養無其地歟抑
長民者政教未之敷歟惟子與震當留心也惟時不
順成邑民有乏絕者欲銜地產而無其主令知之乃
爲之賑給詢其地在治之東密邇邑庠遂捐俸貲五
千緡鬻爲社學計是年農隙卽鳩工度材創施版築
首構講堂門墻宏其前書院開其後簷楹日麗窗牖

登井結亭時桃作圃凡有益於學事罔不備

知是夜令倡之樂善者助之不勞於官不擾於民不
浮費不曠時踰月而就緒厥土燥剛厥位而陽厥材
孔良雍雍乎振德之方也仍擇鄉耆領教讀之責以
誨鄉人之子弟故髻童弱冠踵接肩摩絃誦之聲洋
洋溢耳裨由社學以登邑庠俾自洒掃應對以至精
義入神聽政之暇時主勸諫或先邑庠或由社學更
釋討論小大達原噫賢令之重儒爲如此可謂行一
物而衆善皆集焉夫一民之饑必捐俸以濟之母道

也分人以財之惠也蒙養弗端故立社學以育之師
道也教人以善之忠也奉宣德意淳勵英髦推其教
以及於無窮臣道也蓋亦爲天下得人之仁乎仁義
兼至政教並行其視不恤民窮不知政體者通矣矣
敢祈文以記之予覩其言喜而不寐記何斯乎嗟夫
民之休戚係道學之盛衰學之興廢與政治相表裏
社學如此已學可知况守令六事學校爲先學校興
則彝倫序風俗敦人人士行比屋而封盜賊雖賞而
不竊賦役不苛而自足夫豈亦以志氣清冰之養

息而口口增生之者衆爲之者疾田野不督而自辟
矣若于游之絃歌武城文翁之興學蜀郡率皆因是
爲學道易使之治今令與司訓當蒞政教之初誠推
此心而不怠將見政績昭著教化大行俾凡蒙之人
士迪德慕義郁郁乎文魁登黃甲位陟顯榮以黼黻
聖天子萬萬年無疆之盛治則令之功於是爲大而
職師儒者皆得以展設於邁之聲克傳聖人之教與
天地同悠久者誠所謂行一物而衆善皆集焉是宜
茂播其實於堅砥以教於將來也庸書以爲記

重修土地祠馬神廟記 邑人吳道備

國家建極敷政綏理元元必先謹於事神故考最之法
恒以事神之舉廢爲政教之興衰則郊壇祠宇楹棖
几筵所關誠非細務也蒙邑縣治內建有土地神祠
凡蒞茲土者迺朔望之必肅瞻拜之必恪與奉令宜
化並行而不怠由來久矣前人復擴其東爲馬神廟
以祀房宿與馮馬騰飽壯馳驅而應皇華與土神並
肅將不懈蓋鉅典也歲月旣久二祠頽落神像皆淪
蓬蒿中胥吏孫明德輩乃請於前任陳侯欲鼎新之

侯爲經始其事後以他故去不克竣其功旣而蔡侯
蒞止明敏練達遇事立決不減國儲黃霸之儔視事
未浹月王師南征道出於蒙民皆駭然莫措公處置
得宜師臨而民不驚師過而民不擾於是務求乂民
朝供羽檄夕綜庶務政通民悅再廢成舉乃瞻望二
祠於斷楠頽垣之中亟捐數千金命吏書孫明德韓
文鳳等撤其舊材易其新埴月餘告成二祠跂翼聳
飛金碧輝煌比舊制加崇焉邑之人登其宇瞻其楹
見其煥然而改觀閱然而靜肅皆喟然嘆曰天下事

莫不廢於因循而成於振作昔之廢也皆視為艱鉅之事而不敢任今之興也侯一旦毅然行之遂不勞民力得以妥神而修祀豈非幹敏奮興之効歟後之繼茲者相與俯仰其間思祠之所由成皆侯之政教浹洽而滂敷奉為儀型振作于政教之間以事神而治人皆冀如侯之德澤在人風流奕葉也安在一祠之舉不足以聲施無疆哉公諱斌號兼山福建省閩縣人以亳州同知署蒙篆

趙侯去思碑記

元晉陽侯靜一有

尹受代三年邦之士民咸有既去之思河南道憲夜陳榮祖鄉紳蔣顯祖狀尹政績介承直郎前裕州同知提舉十八作司提劉真自蒙造睢陽懇言尹善政敢請吾子文之石庶以告於繼尹斯邑者激厲也幸無讓嘗聞大德間朝省論治詔遣緱山陳公中丞叅政郭公伯州寓軒張公夢符三老商議中書之務三老俱言尹牧宜擇其人尹得其人百姓受賜尹非其人百姓受殃此必然之理也即允其論遂為定制於今去丙午三十餘年矣今尹蒞政首論粒食為民命

所關其力本勤業之家粟腐陳積不待勸督咸周於
治其怠惰頑率者必加刑責之懇田播種督治其生
間遇歲旱尹齋心以禱於神應期雨降救枯蘇稿變
荒爲稔若遇霽雨爲災泛沒禾稼尹率衆預開田間
水道壑引至洫洫浚導至溝溝入大河故遂以洩其
勢必期秋成嚴責該管軍民站匠儲積其糧始自至
順以迄元統之歲儲糧千四百石稍有年穀不登置
社給賑所以三載民無流移失業之苦尹之力也民
既足又敷教以化之邑有先聖廟學尹捐俸金創新

修飭一方瞻仰儼然加敬縣學生徒缺官訓誨關廂
內津等鎮禮聘主善毛氏搏霄首倡理學以開後學
俾力行之四鄉四十社學命師擇生徒亦如關邑之
制此先德後刑之遺法也蒙之積訟者五告婚田近
者三五年遠者二十年逗遛不決尹詳考始末審理
曲直斷付有理之家其理曲者輸情伏罪永絕誣誑
之徒是故尹蒞政三載之間恩威並行公庭訟簡四
野盜息先是尹下車訪知郡人買遷於市者權衡升
斛有入大出小之僞尹較一公制禁絕其弊可謂知

治道之先務也部民科派有司視爲細務富有之家私交構結毫釐不徵官科需索悉在貧乏尹自爲邑灼知下情一均其賦民稱其公縣稅定額萬七千石歲運荆山倉付納每至彼郡刻取民糧弊不可言尹曉以國法申以禁章使委吏莫施奸狡是縣歲聽淮西江北道肅政司糾治其安豐等處分憲已嘗牒薦總司舉廉能也故尹之能聲聞馳海內而徹京師所以四遠之民淵湊奔赴願爲氓矣其封部凶年竄入他郡者八十餘戶聞尹之治復還故土所以戶口大

增先賢有言視其行可知爲政觀其術可知爲治一者詳考足知處心情僞之底蘊也夫古之擇尹百簡一可至於當代尤嚴其選何哉蓋責任之重不輕畀非人耳及其蒞政琴堂也揭令箴於右樹戒石於前日對越上天撫理下民豈細務哉其恃恩命不懼天憲不畏天命若此者縱能逃憲必致遭禍此天道昭然之理不以怵然寒心者卽馬牛而襟裾也爰尹斯政以河南郡邑典吏攷之方之蓋亦鮮此其人樹石紀事垂示永久諒不爲濫譽也尹名渥字齊卿單之

嘉祥人始書寫都省擢檢校府掾吏除是尹終更除
都水監知事公之功名遠達其可量哉

楊侯去思碑記

元古譙曹時敏

君子恤民隱若在已勤政務如不及非以是求名而
固位也擴吾之心以行其義焉耳民靖於仁政樹於
義然而政有病民曠世弗革者何耶蓋由司牧營
祿自安箴邦憲而不職也匪時艱勢負也及夫君子
之尹則一言之利使斯民休息於無窮豈有他哉
激於中義宣於外耳蒙之為邑處渦下流厥田

民生粗給至元壬午遷徙河西探軍赤軍土著於此
河西怙強奪民所業民就涇澤以居兩訟越十餘年
弗平歲甲午制下凡軍民占田令畝賦小麥三升其
訟始息蒙歲輸一萬七千餘石由渦流漕致荆淮官
廩往返五百餘里凡舟之役費七八萬猶之可也厥
後水淺舟膠議欲陸挽又道扼溝阜以備人力負納
比達率用兩斛而得一百姓自是凋敝矣且麥性積
久則澁敗不數年上司慮會計失當復召元輸之民
挾楮幣入倉糶舊納數以出倉曹抑奪旅久經費又

不啻什六七民懷荼毒控愬無所泰定甲子楊君誠
來尹斯邑君嘗主兩淮縣司吏牘知此弊甚習既視
事卽論於僚佐曰國家愛民如子惟恐傷殘以蹶國
本寧有坐視其疾而弗藥者乎若聽民歲准估八錢
以折戶租庶幾民省庸催倍蕝之費官亦無出納耗
蠹之患乃以狀白總府府遣君躬造行省條陳利病
宰執爲之諮於上蒙允其請檄下百姓相與懽於市
如去熾炭而濯清冷也然此惟一方之利耳明年府
悉以所隸邵縣再遣君如前懇請又聽之於是一路

生民咸沐休澤矣噫非君有君子之實仁激於中義
宣於外豈能致是哉又於三皇大成兩廟殿廡故者
新之缺者完之以至伸冤辨誣彰善瘴惡一切政績
昭人耳目不可殫述田君澤等獨舉數十年人所不
能爲者歌以成頌勒之堅珉揭示來者用酌君渥惠
之萬一云其辭曰輸我官租肩頰力疲弛擔何所于
淮之涯倉糧獲八弗勝奸欺孔熯我費誕失我時復
驅之糴費又不貲脚血籲天援手其誰楊君之來襟
仁佩慈一言懇請快我瘵瘼我饜其哺實君之耕我

燠其襦實君之絲我生日阜逸豫無期甫謀醉德君
倏代歸伐石著頌禮或在茲淮山崔崔澗水瀰瀰君
之遺愛百姓弗虧

饒侯惠政碑記

明叅議王文翰

嘗攷西漢循吏傳至稱何君公為守令所居無赫赫
之名而去後人常見思尋以大拜顯於時因歎曰茲
何之所以為循良也故凡為民牧者必其有大功德
於民而後民於其去也始永懷之匪是則未去也惟
志不速其既去也惟恐不遠何有於思哉饒令公以

湖南碩儒蚤登明經魏科隆慶戊辰縮組蒙城未幾
三載政平民和百度允修汨庚午夏公以遷命濱行
衆之黎獻欲留之不可得已於時率有贈者公悉却
之曰吾素以清白立心以淡泊養志以狷介澡行儻
為長吏惟恐貽多姓戾今不我棄亦云足矣他何慕
焉蒙人益為感涕迺若干人不遠千里詣余藩司而
請曰饒侯父母行矣吾輩借無緣矣願以侯之德政
之尤者勒之石以樹令名於無窮余曰余始按江西
既歷東魯今治關輔閱守令多矣其有軒傑磊落議

論風生其初政事非不昭然可觀也然其所就多至於壞亂而不修求其若饒令公之貌朴而心古言簡而行確其初政事若悶悶然也及攷其成則見其志節弗渝罔愆於素者殆不數見也令公弗事藻飾不尚浮靡訥訥然如不出口競競然唯畏人知以故其政惟以愛民爲主其大者則農桑學校是急其他摧強植弱平徭息訟取力於隙而百廢興殖財於儉而民用足釐俗於正而鄉約舉肅令以馭吏胥敏斷以清案籍賓燕以優齒德招撫以安流離冒雪以賑窮

困憐野以致靈澍糾禁以遏奸競遠人以杜請托絕費以却供餽率下惟以誠爲本而未嘗務爲矯持炫赫之跡以求能吏之稱以干百姓之譽然民心愚而神故其蒙之懷公者自有所維繫而不吝已也傳有之曰天贊令圖今公有令圖矣由茲取道奮達台階顯庸鼎要其見贊於天必然矣吾蒙之仰籍麻底曷其有極乎令公名敬承字象賢別號槐亭楚之蒲圻人也其祖梅山翁曩以科第拜長興令有異政先後一揆君子頌世濟之美焉故余得而併記之云

吳侯三異政記

明參議王文翰

淮土多平陸歟流漸衍涯涘鮮隄防原濕無溝澮畜
洩如遂人治地法雨三日則沛澤極目洿窪泥淖不
可耕耘稍亢暘又爲焦土多歉而少稔地勢然也故
巳卯飢庚辰又飢枵腹者嗷嗷至屋 聖天子慮采
言官議發帑金賑之職方氏數字內凋瘵以淮土爲
稱首所賴體調元德意感召有道祈報以誠俾時暘
時雨惟在賢守令耳辛巳秋有客自淮來與談民間
事客曰江淮間較兩歲始有年亦僅供俯仰費而馮

加之音猶寂寂也此過蒙城獨禾黍離離牧豕

於野婦稚嬉怡且也流民築堵丁丁聲相聞予究其

所由致客曰非偶爾也得賢令尹也父老者談令

吳公側身焦思勞來靡倦精誠所極通於神明民意

晴公禱之時民意雨公禱之雨隨禱隨應若捷桴鼓

每將出禱士民豫相懼怖而公不以爲功向者涸水

汎溢稼穡淹幾盡垂成而靡爛卽老農莫能爲此公

至虔禱於神願以身代民災雖譴及妻孥甘心焉乃

野遍生聖相不播自殖不種自獲民收以食明年亦

如之蒙以外無有也麥穗兩岐不足多矣邑之獄千
百年未聞燕窠蜂窠者蓋燕不入四門蜂自至為豐
亨古語也惟公明允與諸神合處無滯獄獄無枉良
久繫者十一人兼知實家為平反者什六因圖為虛
問關問拈數珠誦佛號為公視禱者嘖嘖故春燕結
壘於中凡三峰構窠成窠可數斗燕頤頤乳哺啣
啣往來上下自適未審獄中狂狷有此景象否也
鵲窠獄樹始尤異焉故蒙人頌公有三異日雨陽應
禱也日聖稱重蒙也日福堂雙瑞也予聞之擊節

之政也何幸
夫孰不欲其政
且號之矣何爭格之
一鸞東湖豪傑士也
其時嘗館於瀋泉及
知其介也惟介故廉
茲三異與古治中牟
重一邦一時已也故
即客所稱姑志之以
備搦形

傳循良者采焉

劉公援蒙碑記

明知縣馬象圖

蕭蕭翻茲以八千人克秦符堅一百萬衆秦之敗卒
箠捲而走望八公山草木無非兵者當其時晉祚危
而復安奇功偉烈百世之下猶令人意氣奮揚精神
踴躍而况身親見之者乎若我督都劉公之援蒙也
功蓋倍此而難又數倍乎此矣方豫中狂賊袁粲
等羣五十餘萬山寇入蒙烽火連天戈矛鋪地
山嶽所過如掃乃進而蠟集近郊去城數武軍
頑辛巳正月十八日也彼其橫志直將摧山破郭掘

海濕螢視孤壘斗大可靴尖趨到之者也予時與闔
城紳衿民役奮不顧生泣血誓守而賊重圍惡攻朝
夜相繼雖接戰城下者忘其生死堅守陴上者不知
饑寒矢石如雨相拒三日而北面之攻岌岌矣其去
危忘者絲髮耳傾刻耳俄而炮聲雷動於河之北岸
賊衆解圍四散我衆大呼曰劉督都至矣予且信且
疑曰豈其從天而下耶蒙去徐數日程且羽檄不通
而遽來也耶迨其奄至予與闔城從壁上觀之乃見

家城縣志 卷之十五
我公神威揚厲匹馬如龍揮刃前驅我兵奮勇肆勦
斬馘之聲遠徹四面賊級層累喋血城下於時賊衆
星奔身首異處者尤不可勝紀頃之復聚而營西公
又大呼趨之勢如破竹勇不可當一日之間三戰三
捷賊勢大敗南走怵風鶴而不敢止而闔城性命皆
得更生咸崩角稽首而言曰我公天威也其于蒙則
天恩也吾屬何幸而不能邀之天者邀之公哉公兵
僅千人而驅賊五十萬衆如驅犬豕雖古名將有
能者方之淝水之捷實以戰非以術也

也而公談笑克之神色不動豈非命世之傑乎
無似而爲蒙長其佩公威德寧當有數且幸親視日
視聞見最真敢不筆勒之而永播之乎若夫露布馳
聞欽褒優叙者聖天子之所以覘功也家戶口祝籲
天綏祿者蒙人之所以思報也維予竊聞功德及乎
生民者皆得立碑以傳不朽敢取此義礮石和丹實
記其事而刊之俾後世隸史者有徵焉是役也計公
所部衝鋒則長公遊擊將軍劉澤洪次公守備劉澤
詠冲年英銳勇奮絕倫守備劉雄崔有功丘成參謀

馮復京李唐華右營守備馬忠各嫻韜畧技勇殲賊
如草調赴行間左右夾攻者毫營守備郭世祿把總
權萬程賈鳴鳳年總鎮川營守備吳有嘉督陣都司
王先聲例得並書公諱良佐號明輔大同人勅諭有
花馬劉之稱因以為號賊聞之如見順昌旗幟云

司理黃公講堂記

汝上王之晉

古今政教莫過於唐虞考其要唯歸於明刑以弼教
當其時獨推明允之舉陶任其職意念深矣蓋五刑
克修與五典克敷實相表裏

者合一之旨明刑以弼教烏能敷施當代樹軌於
萬世哉若鳳郡司理黃公可謂得其遺意爰書原本
經術本末兼舉真足媲美烈矣鳳為古鍾離地其民多
悍鷙而篤傲其習多奸宄而譁張訟獄繁興前人恒
苦其黠而不得摘發之要公敏而恕嚴而不苛不以
見淵為察而折之以公不以積牘為難而斷之以明
兩淮之間無不稱平允而誦神明焉江以南十四郡
三州大獄大訟或經歲不決或十年不決臬臺知公
才之弘敏也舉以屬之公奉檄剖決獄牘無有留者

于是爲巨憝爲株連曲直莫掩咸心服於彼自青天
之下公不過因物付物無私而已頃者紳士以納賦
間有愆期者奉

嚴

綸有奏銷之法諸胥遂借功令之嚴急以上下其

手流毒紳士數百余人公虚心詳核得其限內完納
者請之藩撫請之內部皆以公所質爲至公而從之
豈非書所稱惟明克允者歟公案牘少暇輒殫心關
閩濂洛之學著爲成書剖其精微使鳳士知所以修
身正心之原去其因循俗染之舊誠知明刑之要必

原於立教故不憚諄諄而誨之也於今四年鳳士
公德咸謀所以永公之政教蒙人乃聚而謀曰公誨
迪譽髦鳳屬士咸受之而蒙士亦與之公平反訟獄
鳳屬民均被之而蒙民亦與之者也獨公昔柴戟過
蒙詢莊子漆園遺址入祠展謁進蒙紳士誨以程朱
精切之旨曲論旁暢不厭諄復更論以終事亟公之
義務期懷德懷刑公之更加意我蒙者何其篤且厚
哉則茲祠側其卽公之棠蔭乎抑卽公之杏壇乎延
建講堂其間勒公性理講學之書與南華互相發明

庶幾邑之縉紳泊衿佩之彥以迄郊垆編氓登斯堂也服其教感其政戴公於億萬斯年者寧不與淑問之士師先後相輝映也哉余寓蒙聞公治行甚悉今堂成蒙人走幣汝上求為記因次公之所以明刑弼教者以昭乎來茲公諱貞麟字振侯山東即墨人登乙未科進士

盤渦室記

教諭汪作霖

退菴子之先世有李愿者歸隱盤谷韓昌黎為序送之為述愿之言曰此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

愿之言以窺愿之意吾知猶未忘乎當世也夫知大丈夫猶龍然不為見即為潛耳而又何羨乎今蒙之退菴子卜築于渦水之上不知于愿之意何居而吾亦以盤名其渦焉或曰渦者水之窩也窩者藏也而其勢若盤旋然故取乎盤吾不知有合于退菴之意與否然吾聞之禹治九州水以海為藏治淮泗水以渦為藏以海為藏者其流從下眾所趨也以渦為藏者其流從上眾所棄也觀于渦而知水有道德其流出而不竭也似仁其流澌而不爭也似讓其撓

之而不濁也似智其撼不波也似勇其往復曲折而不輕去其鄉也似義皆以棄爲藏焉吾又不知谷之與澗有同焉否也退菴子曰允如子言我則安所取乎雖然遇不遇吾不知願終吾身以徜徉焉請以記吾室而書之澗水之上

禁草里排碑記

總督江南江西等處地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于
巡撫安徽吳等處地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

爲里排困民勒石

永禁事照得里役之設原屬明季陋規設立里長編爲十甲而一甲之中又立排年一人輪年充當催

木甲中役小而奸豪視玩抗納每累墊賠於是經承有費科派雜項有費以及站櫃看倉解餉兌漕種種賠費大半入官胥之橐而小民傾家破產甚且流離死徙矣更有劣衿蠹棍包攬代充議貼一二百兩不等此輩竟爾中飽且包納錢糧多勒耗費不肖官吏倚爲腹心指一派十通同分肥故鄉愚視里役爲畏途而衿蠹視里役爲生涯也夫充當里長之累不過一里一人猶係一家哭而衿蠹包當魚肉花戶則係一路哭矣年深歲久長此安窮前已通行禁革並

頒限串之法令花戶自封投櫃完卽給串歸農如有
抗欠始行摘比一應錢糧並漕南米豆竟令官徵官
解永禁里排催交領解之弊至於花戶田地遇有買
賣推收於投稅印契之時卽令經承查冊登註立爲
過割以便按戶徵輸但此法利於民而不利於貪墨
之官吏利於急公之良民而不利於包攬之棍蠹爲
此再行嚴示刻石立碑永永禁止此後如奸蠹撥官
陽奉陰違或巧立里老糧長催頭單頭仍踵陋習者
本官卽行嚴叅胥役立拿處死斷不姑貸 須至碑前
卷終

蒙城縣志卷之六

藝文

序

蒙城縣志序

明吏部施堯臣撰

蒙城縣於漢爲屬邑山川靈淑風氣淳樸蓋高皇帝
興王營跡之近疆也日自南畿視之股肱之勢若漢
三輔然夫地翼龍興則天地苞符之運以協制轄畿
輔則廟堂倚望之意尤隆邑之所繫誠攸重矣而可
無志乎無志則凡邑之士風民俗與夫官箴官績

蒙城縣志卷之六

纂獻貞懿之故果孰從而稽之夫學奕者必稽諸譜
書者必稽諸方志固從政者之譜與方也無所稽
地張因葦幾緒百千欲端默帷中流覽四境佩窮
僻谷之情狀森陳階序可按而睹焉亦恒難矣此
志之作所以不容已也然志之義取裁於史其爲體
也尚嚴其脩辭也尚覆如是其微謬於輿評繁簡不
準於中道均之辨焉爾已志其所以爲作乎今觀吳
侯之爲蒙志也舉百年久曠之典於一二年改定之後
誠研精殫神而展夫經濟翻轍之法誠矣謹自

纂集者而徧閱之志首輿地謂邑之置牧綏猷必
於經邦土而畫封畛也疆域旣奠營作斯肇故次規
建止基乃理惟正是供故次食貨民利阜而善念以
生禮義可措矣故以章訓次之民知禮而上下以和
神人可諧矣故以典秩次之民修祀而風俗以同天
心昭應矣故以觀省次之占幾布政係於識官列其
名而賢否之跡可考也官師得人則賢材興起人物
不可以不詳也有人斯有文取其炳蔚而禪世教者
載之故以藝文終焉旣提其綱復演其目勒之爲卷

者八釐之爲條者四十有三理明而事核義正而辭
嚴郁郁乎文哉斯役也博咨訪摭遺逸以備詮次者
縣丞王子東教諭余大中訓導馬熒施親臣崇典雅
黜蕪穢以辨義例者生員戴九韶等至玄覽洞識以
總其大成而垂不朽者侯之力居多也志成適親臣
弟司訓蒙庠走使文陽山中屬不佞爲之序右所云
皆親臣詳述以示予者也予惟志者記也匪直記其
事已也蓋使後之從政者於是求其故以盡夫更化
善治之道也侯以平易爲心仁愛爲政而一毫無所

循於地輿蒙之民已列侯之政日而類詠循良之績
矣觀輿地卽得夫申明疆域編設保甲之政觀規建
卽得夫義倉賑恤建庫易壇之政觀食貨卽得夫丈
地均糧審戶清徭之政觀章訓卽得夫作養士類整
理黷宮之政諸凡弛張因革纖悉曲折成法具在率
而由之存乎人耳譬諸奕譜侯其秋乎譬諸醫方侯
其秦越人乎使繼侯爲政者循軌守轍化而裁之真
可以不下階序而流覽四境矣豈惟蒙之民永賴其
澤進之而培護豐芑之基鞏固邦畿之勢不將恒在

於斯也耶雖然志可得記者區畫之迹也志不可得而記者經綸之心也有關睢麟趾之意以行周官法是在後之人非侯之所能必也侯各一鸞字文盛世家括蒼白巖其別號云

蒙城縣舊志序

國朝知縣田本沛

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匪細故也余每於叅謁之役途次車中展蒙之邑志而覽之見夫志之成也自囊括吳公始距今七十餘年矣無論後此之人之事業所及載卽當日之炳炳烺烺者亦半存半湮魚魯

之不可稽矣夫志猶火也不傳則熄熄之既久雖有薪焉不可傳矣此志之修舉所以不容一日緩也夫蒙之廢墜而我未能修舉者寧止一志乎野有石田不能闢也郊有飛鴻不能集也畱有三星不能去也輪蹄盡千家之血不能理也鼠雀殘萬戶之煙不能戢也且才短不堪逢世政拙難以悅人渾忘士紳之非我戚交曲徙雖殷而爛隳之不能也不識編戶之弗同毛裏樽惜雖力而解推之不能也卽競競焉地瘠而勝之以儉情紛而齊之以誠才不足而補之

以勤明不足而掩之以公亦拮据而不足救過之不暇也奚暇以寡陋之識輕嘗試於邑乘乎雖然有官守者一事未舉即曰曠官况明知夫此志之歲久而荒漸將不可考焉而猶怡然聽之謂有司何是以謀之秉教鐸者汪雨若湯宗武兩先生與夫邑之賢士大夫為增修之舉夫風雲月露非吾才也恢張博誕非吾意也編年發明非吾能也第踵故牘而整緝之缺者補焉斷者續焉訛者正焉未有者增入焉反覆搜核務期於詳而有以開卷瞭然而後止焉非敢曰

志自我新也聊以興已往之故實而置之後來云爾

蒙城縣舊志序

國朝教諭汪作霖

邑侯田華石先生以名進士起而為吏既蒞蒙之五年百廢俱理士食其舊民安其堵乃進邑薦紳與其父老詢故時所為山川土俗吏蹟民風顯名隱節其間變遷因革若存若亾而猶在人耳目可法可傳者曾幾何八幾何事不載諸邑志蓋已七十餘年矣乃取前志之缺者增而新之且刪其繁焉凡一切輿地規建食貨典秩章訓秩官人物藝文俱俟手訂而論

斷之不逾月而志成命予爲序予受讀而歎曰於燦
哉侯之舉斯志也其知時之義大矣哉間嘗考邑之
有志猶列國之有史也列國有史至春秋而不得不
成亦猶邑之有志至今日而不得不修也皆時爲之
也豈惟春秋三代之時不可復爲唐虞唐虞之時不
可復爲義軒者運也世也然義軒之事未嘗不見諸
唐虞唐虞之事未嘗不見諸三代也文也獻也然則
今日之志亦求文獻之可徵以助夫運世者之理而
已矣顧論史家謂自司馬班氏父子而外卽唐之昌

黎宋之涑永猶有遺譏豈古今人遽不相及耶非也
予以爲志非難志其人與事而知其時之義爲難若
田侯者可不謂知時者與侯視邑猶蓬廬也比初至
蒙風土謠俗不及知卽知矣不及察迨久之而察矣
諸凡廢置沿革又不及行將委簿書而籍之日不暇
給藉令勦咨詢疏考核姑與爲疑信焉其爲可法可
傳者又幾希矣及茲五年賦理刑清政有餘暇縉紳
學士視諸鄉先生都鄙里巷視諸閭史閭府其人其
事無一不在侯耳目間而猶慮徵者之未必可盡信

也又爲之辨其異同嚴其筆削斷以古義而一無所借焉殆將以長人者一邑之是非以合於大書特書不一書者天下之是非不且信而可尊也哉故曰鳧短鶴長時至而事起嗚呼侯之功大矣而予於此不禁有懷古之嗟焉蒙得名三千餘年其間以名賢表見者僅一莊周後世不詳所自或以歸德小蒙城爲周本邑又或以考城蒙澤爲周所產之地皆誤也其意以今之邑爲漢山桑戰岡特無所謂蒙城也不知盤庚時遷殷虛北豕以北豕爲蒙其來已遠矣史遷

遍歷山川作史記其以莊周爲蒙人而不書小蒙以別於大蒙又不書蒙澤以別於大小蒙城其爲蒙人無疑也今之蒙城唐天寶始更名耳蒙渦水直通濠梁其墓在臨淮蒙人猶過而祀也宋王荆公寄蒙令蘇子美詩謂民有莊周風前人所考信已惜後之繼莊周而表著者不少概見耳遠不具論明興三百年中甲乙之科者豈遂無人與而何以寥寥也至於宋宣仁高后史載亳州蒙城人嘗讀元祐初朝政進君子退小人中外肅清直與嘉祐比隆至稱之爲堯舜

亦古來后德所絕無而僅有者至今閭閻之教猶有遺範奇節奇烈踵至而叠見而出人意表萬萬不可及者豈非習尚然與而惜乎山川之異多拔於婦人也又敬其爲婦人而能以節烈表見也侯於邑志之中反復加詳焉倘亦志在春秋之意乎而予亦竊附游夏之闕莫敢贊一詞而嘆其爲知時之義也已侯政旣成會將應朝廷之召進而列銓衡秩宗之班以觀四方之人才風化臧否得失以大抒其志而豈僅僅一邑云爾哉雖然天下者邑之積也而善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予不敏伏處寒壇與抱關同誦上不奔奔走承明之廬拂拭几硯以親炙當世之載筆者於古史之義何居猶得手茲成書徵文獻於下邑也不愈於執籥秉翟而公言錫爵者哉

評事李公鄉賢序

國朝王之晉

自性教不明人心浸淫於功利幾千百年董韓二子立言可採宋儒且以爲未見道灼灼乎言之俗儒未敢信夫後世所謂學詩書文字而已所謂行名節忠義使鄉黨稱善人而已嗚呼此孔子所爲望中行思

狂狷歟如其道殺身成仁而不避非其道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千古聖賢浩然常存於天地
之間者此物此志耳崇祀之意本乎此上下與天地
同流無往而不洋洋在上在左右彼禦災捍患人情
報功酌德之理則然以是為賢宋儒所云未見道也
予訪道二十年心獨傷焉人心浸淫於功利至今日
但以舉進士作高官為大學止至善事豈不悲哉幸
已謫遷之南雍過漆園晤喬甫茂才管易沉默姿神
端遠雖簪綬累葉後而淡素如寒生學有聲實而恬

處子不敢以經生學士目之已而喬甫出迺刑

馮川公崇祀鄉賢錄讀之撫膺嘆先生之見道與喬
甫之學之有所本也先生釋褐距解綬六七年清修
林下者四十載跡其生平樂行憂違浮雲富貴純乎
天不間以人足乎已無待於物介如石遯世無悶是
豈以舉進士作高官為大學止至善事哉賢者愚者
莫不服其誠心篤行藏器以老烏測其神明所到如
日星河漢不常存於天地之間者乎予生也晚不
及見先生而見其迺孫輩舉止趣操聞先生之進退

出處知先生之德造有非末世俗儒所敢望其涯際者先生生不羨三公貴沒豈以俎豆爲重輕異日崇道德接真儒卽以先生配位先賢於天下百世可也鄉賢云乎哉

重修文廟勸助序

國朝知縣田本沛

邑之先師殿歲久而傷霽圯其半神之位幾幾乎墮爭之而霖逼之外將不止乎此焉誰守此土其安之也而不安者當不第一守土者也昨余於朔之謁夫秉鐸兩學博環其殿而視厥損益於學之

補謀爲繕葺並進邑之父老匠作而綜其所需之費爲間以不貲報或且難之余以爲匪難也設使先師而復起於今其願爲館之適爲餐之授者當不遺一編戶也茲如告之以貌頽而明神露棲亟乘之無貲也卽蚩蚩氓罔不思蠲所有以襄之矣况遊其門者乎請自余始余薄於俸竭力分之計以十計聊作我二三僚友薪積之基若夫邑之見隸宮墻者由宮墻而騰踏者望宮墻而求進者或其父兄子弟策名宮墻之內者其蠲之恐後諒有同心焉卽此外而步

孫姜之塵踵叅何之武量陰晴而徵貴賤以暨夫工
之百流之九其沐文明之化則罔非聖人之徒誰堪
於此而以吝示樂輸者自書於簿旣書者實輸其數
事竣將壽之石不維紀功兼以著德也

邑侯傳公傳

檢討鄧旭

予備員史館於近代循良凡有可採者皆得列之簡
編以風勵有司助勦盛治傳公之令蒙也期年化成
憲政多端益嘗習而聞之公車過蒙又得核其實於

道里之揚扞口碑之紀載益心折而神往爰志之篇
以附循吏之後焉公諱振鐸號度山江西金谿人明
崇禎丁丑進士戊寅任蒙城令時值流寇猖獗四境
震蕩之餘孤城累卵疲民股慄幾於不可爲矣公當
之殊無難色開誠誓衆共效綢繆凡登陴固圉除器
設伏議戰議守之畧秘密周詳胸中真有數萬甲兵
者一時羣情忻附敵愾生共烽煙亦少恬息己卯寇
復躡城下公出在郡報聞戴星躍馬夜弛二百里昧
爽抵境寇輒遁去其神武老謀能不戰而屈人兵若

此及辛巳公已調永三年矣聞曠寇將陷蒙懇請鎮
兵劉花馬將軍揮戈救援重圍頓解蒙至今戶祝劉
將軍再造之功何莫非公之功也蒙於明季科名稍
晦公善堪輿捐俸倡助西引六秀水澆注頰沼占曰
自此科名蔚盛然亦先武後文是科果雙登武第越
壬午李東生遂榜賢書而蒙士之感棧樸而誦豈弟
者亦至今不衰蒙苦濠梁驛遞公得請於二千石李
竹虛公祇幫驛銀省却走馬穩聞厥差原係肝貽攀
累歸還本驛良亦持政之平耳蒙舊規照里編差最

爲偏苦公準諸二十五里糧數衆寡均爲櫃收旣免
向隅復嚴蠹耗賦額凡二萬餘金而公無秋毫之入
所稱催科卽撫字者非耶蒙自乙亥王侯登水制爲
武脩公恐歲久湮沒儲有餘補不足申請撫按載入
循環畱脩不虞後果曠寇薄城恃爲防虞蒙之將陷
未陷得待劉將軍於重圍三日者皆公之深謀遠慮
有以全一城於九死一生之際也公之家視乎蒙而
大有造於蒙亦槩可知矣調河南永城令時士民叩
闕撫按特疏竟不得請相與肖其像立生祠碑其政

事愛戴弗衰焉余爲傳其事以比古之循良又何多讓乎又何多讓乎

邑侯田公傳

副使莊則敬

公諱本沛字漢元號華石秦之富平人崇禎癸未進士以薦起授長洲縣令丙戌蒞任分較省闈得士九人率皆名雋越明年賦理民安百務聿舉會將興學校忽以母太夫人憂去士民懷之德政見長洲不具述庚寅服闋補授蒙城縣縣屬鳳郡之衝疲邑先代爲寇燹所殘燬鄉民數千百家僅存數之一二百里

荒草人失其恒心而上之按戶口而索逋賦者如故任茲土者鮮不困且躓也公天性樂易明敏中更嚴正迎事而決無有留滯政令持大體本人情期與民休息久暫常變卒不以易也下車色不少動亦惟以政在去其所害而興其所利爾他皆細故雖多毋足較也於是進紳士而詢現存之戶幾何丁幾何其地之荒者有主幾何無主幾何亟爲招流移勸開墾未幾而向之逃亾者漸歸矣未幾而地之荒蕪者漸治矣而深悉爲民重困而正供猶缺者則無如催科

受成押差之無法也公爲之清耗弊革冗役緘篋而使民自投且裁其非正者若干金漕糧幫貼舊倍正額公淨洗陋規一塵不染省又千金該邑遞馬丁地共派柴千有奇公初至節裁過半越歲而悉除之與民毫無所與歲例協濟濠梁驛馬壹匹叁分而幫金乃至千金公力請豁給現馬數匹而已節漕費減馬遞民困旣蘇而正供亦足故往者應解錢糧諸司各有守提更代不常鈎索無藝公申請嚴禁按時先解諸司之催呼未有過蒙者公之拮据良苦心也然此

猶不足爲公難公初任長洲歲解南北叁拾餘萬兩理僅數月遂中程畫以視蒙叁拾分之一耳猶夫函半之出而以烹鷄宜乎游刃有餘也所難者蒙俗古稱醇朴時移世變人心逐之乃有習爲虛詞罔上行私其害未易去耳公未任前若輩實繁有徒私計甲乙可漁爲利憑空構造極大罪名以聳上聽一詞牽數十百人遂陷數十百家名曰網狀調一網打盡也乃預謀諸捕人誓約烹分不饜不休動經歲年比米對簿而數十百人之家傾矣且有不保性命者及兩

造其實按其狀竟爲子虛烏有卽重罪告網者已無
救受害百姓矣公蒞任痛恨此風力請諸司批發縣
訊廉得其實置以重法一時奸黨股慄不敢復前蒙
數十不得安枕之衆始帖然衽席焉卽告網者尋以
自悔設阱陷人無補於已不若守田廬而優游卒歲
也不獨良民德公卽奸民亦化而德公交頌神明生
成於不衰矣所尤難者蒙舊冠帶之區代有先達接
踵蟬聯焜燿邑乘流風旣邈甲第寥落育才之地或
有關焉修舉於墜廢之後更不易耳公曰學校名賢

所由興風俗政教所從出也奈何圯壞歷有年所乎
經理吾責也蒙紳士猶聚訟而謀或議遷或議修意
見相持不決公一言婉諭之曰遷固美舉恐物力不
給廟貌風雨未可待也卽舊而增新之是便其議隨
定鴻工鉅費以身任之民之子來若索綯塗居未幾
而告成頓使宮墻煥然一新聚諸生其間問業興行
躬親提命媿媿不倦此又公前時所未及舉行於長
洲者而今於蒙竟其志焉蒙人士感激蔚興隨有振
翮天衢者行且踵接前芳而頌服無窮卽文翁之治

蜀昌黎之教潮亦何以逾此公任蒙五年務與百姓相安凡遇大事以鎮靜銷之蒙民陰受其福不可枚舉聽訟理冤無纖毫不得其情而未嘗一紙一贖加諸兩造公之廉平又何如哉他若繕城池以壯金湯建譙樓以樹表望修邑志以垂憲章嚴保甲以衛民生步禱格天應時甘澍憫窮賑饑全活千人諸凡治績蒙人口碑而日記之不俟予贊予來蒙登先傲吏之臺睹公之能福此一方也儼舍而居猶庇公之宇下而相忘寒暑久矣遂按其大者書之以合於古循吏傳所稱若叔敖子產而下皆相才也公豈惟令哉持此以相天下可矣

邑侯竹公傳

邑人吳道偉

公諱綠猗字淇園陝之涇陽人爲人廉毅通敏多經濟大畧中順治乙未進士初授江西信豐令政聲卓茂遂擢刑部主事益習明章律盡心平反數決疑獄能聲傾一時 朝廷知其堪大用擢廣東驛傳道按察僉事時滇蜀未附軍興無虛日粵東當孔道至者皆需舟車公不憚勞苦立風雨中一切悉躬親民間

遂得以不擾屬邑有小盜坐謫蒙城令公既負公輔之望才猷夙著所至輒有政績一旦降大僚爲小邑人意其必憤懣不事事卽任有難諉不過坐堂上治文書綜攬大綱而已及公抵任益親習吏務昧爽視事朝夕弗少懈詢諮民間利弊疾苦之所在咸得其要領其大者莫甚於遞馬舊例走遞馬匹官責里民值年者自市而納於官選擇不中式更令市以入復責傍蓄數匹以備行旅奔馳之役號曰協濟動費不貲民咸苦之公曰馬養於官奉 嚴綸久矣何得委

以病吾民乎遂革其弊官出銀市馬及行旅蹠索悉取之縣廐歲省民數千金催科正賦舊設八櫃重其銖兩加添火耗入其羨以爲常公令民自封投櫃不假手收役無毫釐增者民咸稱便及漕米夏麥收入縣倉復交兌與漕舟掌者遂多立科歛無藝之目橫索民間尤爲蠹民公痛懲焉悉爲罷之蒙民廼得耕田納稅謳頌安定無不恨公來蒙之晚者見蒙科第不競謂振興在人遂數蒞學聚諸生講經世之業務明理而適用戟門圮出橐中俸新之賓興銀貳過半

諸生多不能入闈又捐俸補給之蒙士咸稱其德焉
民有訟公既能讞大獄性尤明決平心剖判摘奸發
隱人咸有神君之稱當路知其才凡大案不能結者
盡授公其久者三五年少亦歲餘牽連無辜動輒百
餘家人人慣訟巧詐炫惑屢訊不能決公虛公質訊
卽強有力者聞公名皆弗聽一經平反其情實洞
然公皆不爲所欺人亦卒無敢欺之者獄成兩造皆
稱弗究全活株連千百人江淮間悉稱爲今之包龍
圖公不自多也事上益恭律已益密馭吏益嚴遇事
卽決案牘無留宿者治行卓異遂爲江南第一當庚
戌大計督撫交章上其績于朝上優異將大用之未
及擢取以丁內艱去蒙公大約廉潔自好自抵任以
迄去任清介若寒素薪米自奉外不能具一物及行
之日囊空又不能治裝貸于鄉人然後得歸里焉余
爲紀其治蒙之大畧如此以脩傳循良者採而取之
以媿潁川而追渤海豈非盛朝之光也哉

蒙城縣志卷之十六

以欲賤川而... 蒙城縣志卷之十六

蒙城縣志卷之十七

藝文

傳

邑侯陳公傳

邑人何名雋

公諱民懷字愷安號西園湖廣應城人也中順治辛丑進士初授蜀之大昌令縣殘於寇遺民無幾家公以端方明敏之才不鄙曩其地安全撫綏之當路咸稱其公輔器邑小不得展其蘊未幾縣省入巫山公赴銓曹補官銓司咸目之曰此卓茂杜詩儔也亟畀

一邑令得著其政績焉授蒙城令前令關中竹公患
蒙習於玩不大創不可爲乃施一切綜核繩束之治
政旣成蒙人皆嚴懼之恒惴惴多跼蹐不自安公承
其後濟以通變之術行寬大布教化與民休息使其
一出於禮教咸有安全優裕之樂乃註刑六言月朔
集紳衿耆老爲講說進民之篤於行者與之相揖
讓蒙人始如侍慈母之側遂忻忻向風焉蒙土瘠稅
雖無逋欠必督責嚴切而後竣事公廼以撫字爲能
科不事鞭朴先期榜通衢百姓感其誠如期以納

旣登竟無有以抗糧貽其鞭朴者江淮十數州郡所
未有也當正賦徵收及漕米夏麥之交兌雖簽官役
仍必以里民數家協其役司出入緩急皆取足焉民
恒畏之如蹈湯火公廉知其狀悉爲罷之併革耗羨
之陋習交兌之繁費令民自納投櫃收者不得輕重
其手歲省無算民咸便之蒙之俗黠不逞者多飾僞
詞越訴上聞網羅十餘家以恣漁肉名曰鑿狀公詢
得其詳言之當路嚴加禁絕及其爭而質於庭公細
訊其雀角起釁之由爲剖悉其情僞摘發其奸伏無

民既無以供維正又無以給饗食皆皇皇焉欲鳥獸散人無不以蒙邑爲最難綏理者公弘猷素著材畧通敏既歷馭南北周知民情之艱苦與時勢緩急之所在兩治劇郡無不因時爲政所至洞機宜奏成效當蒙民災且困遂開誠布公出其材智經理而安集之裕如也乃咨詢輿情知賦稅蠲數恒爲里役所侵而民益困公清查其分數以賦之蠲災者幾何民之應蠲者幾何揭而示之縣門使人人實受上惠奸豪者無所逞民遂忻忻若更生焉又悉徵比之弊期限

通民畏是以所有粟儲急易之不能得半值故通欠日益多公爲寬其期使持斗粟尺布者皆能售如價因而納入增多者皆公之賜也且令自封投櫃使收者不得施其侵漁之術及需索之奸於是鞭朴不事逋賦日登而謳頌載道矣縣當孔道驛馬之供絡繹道路舊額十匹今裁其十之八往來者仍索無已民咸憂之公多方僱覓不以問諸民而民亦弗知其何以應也接壤多椎埋輩往往竊入縣境公立五路練長使人戶有稽丁壯有伍旦夕有巡邏四境之

中遂無奸竊以擾民者蒙俗多刁訟公明允無私當
兩造互爭公片言剖判無不發其隱微得其情實皆
稱神君懷遠有大獄縣令不能訊上臺屬之公公毅
然決剖立將豪者置諸法民冤得伸遠近傳頌聲名
更加于司理時云乙卯當賓興部裁其銀十之七貧
士多不能入闈公皆捐俸給之當路廉公治行舉爲
經房同考官公素稱文章宗工水衡著聞及入闈拔
取施震銓丘時成沈旭初李濟仁陳于豫羊球皆南
國名士爲一榜之冠主司遂以施震銓爲解元丘時

成沈旭初卽成進士當世推服仰爲山斗不啻唐虞
輔愈宋之歐陽修焉若夫懲匪類以安良善革胥弊
以清蠹害減河夫而民得休息修志書而邑有史乘
皆未及十年而政舉化行如此公益廣仁育溥教化
爲謀經久利樂之術期以長治而久安于是蒙人戴
之如天如雲歌聲遍郊垌矣今時多愆佐恃以寧我
赤子者惟賴賢牧耳公能因時利導未耕民皆蔭膏
雨頌孔邇郡國循良當無有過我公者公自此膺帝
眷位公孤宰制海宇功業顯赫當與黃霸于定國媲美

烈矣公應宰博武守西華縣其官與黃縣千史四職
兩邑賢楊堦傳其書無會其教論汪作霖書
先生蒙之世族也諱堦字卅軒先大父種德好施期
頤罔倦蚤歲有諸生子弗祿七十餘始生先生考君
諱貴貴游泮時大父九十餘猶及以巾服舞彩於庭
貴生先生昆季三人皆能讀父書王舉子業擅譽邑
庠先生性篤孝妻孫尚颯節兄培弟棗俱先逝各遺
賢嗣未成立先生悉子視之撫摩訓誨不遺餘力或
蜚聲翼序或奮翼成均族黨鄉曲莫不相傳爲美譚

也先生無德色無倦勤日以燕山義方爲事手訂範
經疏義忠孝家規授諸子侄服同先疇一時遠近耄
譽聞其教負笈來遊者甚衆而行成名立不愧亟丈
典型者亦復不少生平多長者交往往有荐紳學士
枉道式廬先生第以鷄黍授餐語悉問闢客亦歡然
道故而去及值寒酸子弟貧窶故人又多方埏植竭
力解推惟憾床頭蕭瑟弗克如先大父之飛甘洒潤
沾濡暨及矣鄉鄰有雀角尖好者遇先生一言便釋
闔墻構難者得先生片語悉化此無他以先生之素

履足動其天良也有一不知先生者偶以暮金相免
必惶懼而却之如疾疾然歷來賢令每以子羽清節
遞相矜重卽墨呂侯甫蒞蒙聞其風高其義尤加禮
焉進而曰公務滋德施而又介守清白豈卽伯起之
苗裔乎先生曰伯起行高千古吾固師其行不敢冒
其宗也侯曰善公子孫必有食公之報以光啟其門
間者先生寡嗜欲慎願養年七袞髮仍青視履悉如
少壯時一夕夢胡僧善相因諮壽僧曰公壽亦如公
齒先生寤而覺曰齒者止也齒亦紀年吾其以是年

止乎且語郁孺人請嗣君曰好營壽而吾將老焉嗣
君唯唯終莫之敢信未幾陽月感寒小恙嗣君進醫
藥先生笑曰藥能醫人乎禹湯文武至今在矣遂順
受以俟易簣正寢胡僧一夢儼然前知先生之人品
學術亦大可槩見矣呂侯聞而泣數行下躬親拜奠
迄今誄詞聲施墓表子從公車乞恩與先生一孫名
惇睦同試銓曹若訓池郡子鐸蒙獲交嗣君渴烈克
述志事古道知人亦以明季華選高隱不仕其餘繩
繩蓋發青其於儼于庠者指不勝屈世德食報寧有

既哉維時聖天子定鼎之初詔天下有司修明郡邑
誌書縣令田公採風問俗屬予爲先生傳因得以月
旦之交口揚扞者刪煩就簡去文存實爲先生嘗其
品行焉

邑賢李國章傳

知縣田本沛

李國章字公憲幼神明自異授之書輒能誦屬之對
輒如響及長游思六籍俛仰伊唔不少輟孝友性成
處兄弟七人中能怡怡有所施予不望報志行高潔
耻以翹翹自見和粹冲曩人樂爲友爲諸生試輒冠

軍七試南闈厄於數以順治己丑明經甲午授太湖
訓導以母老辭不赴色養不移脩盡子道焉生平所
爲詩文刻尚風骨擺脫輕靡獨抒心裁不膠常守故
行草書多恣態力追鍾王復潛心內典發其微旨約
歸吾道暇則掃榻吟咏翛然若出世外家聲清白門
可羅雀甘之終身不厭云

雜著

田邑侯移風論

邑人何克紹

論曰風俗者德化之驗也惟上有善政斯下有善俗

此古採風所由始乎蒙之風俗舊矣前志甚詳不復贅所可記者明末年間荒寇頻加民風頓異時有善佩刀劍不願爲良民者時有故避徵徭遠棄其鄉井者時有揭竿舉旗輒敢攻掠城下者時有飛網越控內連外結動傾百餘家命者時有甘冒刑獄不一完納國賦者嘻蒙俗非古矣自邑侯田公來蒞是土甫下車卽察風問俗相其事之輕重緩急而斟酌布之矯偏救敝百務犁新而民遂蒸蒸向治及報政之三載絃歌百里風俗大定問有仍佩刀劍者乎曰盡良

民也問有仍棄鄉井者乎曰盡歸來也問有仍舉旗之風乎曰內訌息反側靖也問仍有越詔飛網之習乎曰重犯法知遠罪也問仍有違限脫賦自玩國法者乎曰盡力稽而急公也蒙其丕振哉卽採全鳳之風而陳之當以蒙殿最焉若夫公之潔已愛民政簡刑清稅馬斷官無所煩費用木隸去押胥不傷一財不害一民則又自貽一風俗之善傳諸無窮者也故上自明末下建於今凡七十餘年而民風一變

禱龍神文

久旱祀龍神以禱雨屢祝不應爲此禱方雨

知縣田本沛

嗟夫旱孔將矣禱無應矣民不聊生矣吏之術窮矣
情急而勢迫矣縱有神明將不可問矣雖然神詎不
可問乎或者變生有自吏之愆乎或者生當不辰長
之數乎不則天運流行一成而不可挽回乎又不則
禱祀而求之者尚未極盡其悃誠乎何不思吏卽失
職而民何辜乎數聽之民而神何權乎運之主於天
行者難移而神之爲搏撓爲變調者何事乎卽一時
之哀呼未至而萬姓之困厄豈神亦未之見乎獨不
見今之粒如珠乎獨不見民之色如菜乎獨不見民

之草食而獨不見民之啼乎獨不見民

枵腹半菽之不飽乎獨不見民之食草根樹皮不
襟裾而啄同異類乎獨不見民之面垢首蓬腸
結無罪而同於囚虜乎獨不見民之易子女而供晨
昏割倫愛以減口食乎獨不見民之揮泣而辭室廬
襁負而躓跋涉盼異域如故鄉乎果未之見乎抑見
之而弗恤乎敢曰豈弟之神明猶然見困弗恤不免
於性同虎猛心類蛇毒乎否則胡爲乎久暘而不霖
頻顛而弗吊乎抑神醒乎察乎毫乎慵乎寐乎他往

乎龍斃乎鱗散乎雷師缺乎電毋懊乎風伯不奉命
而雨師不効靈乎毋乃渦水之濱獨不隸於水府乎
豈調控江制湖貫河藉海之靈神竟無潤之可分無
澤之可洒乎又豈神久厭汪洋反樂觀焦土以游幸
乎想神王水德興雲施雨乃其所事獨不畏鯨乃職
乎况天心主於仁愛獨不可體之以甦下土乎卽雨
暘司於上帝神獨不可以士民之屢祝而切請者一
轉控之乎蜜雲愁人無一而可又胡爲乎从暘而不
霖顛顛而弗吊乎神乎神乎謂猶能安之乎猶能置
之乎亟亟乎鑿下吏之忱而怜小民之苦飛甘澍於
蘇苗命盡厥職而荅帝心可乎

李氏遺訓

元縣尹李資

字仲卿

惟我後人各宜聽我遺訓某也原籍山東兗府城武
奉君之命來令蒙土十有九年於茲與民一無所負
居久習安廼籍在城一畝有子九人遣六歸祀雷三
承繼今頗蕃盛茲疾篤遺訓爾後人生覆載所以異
於物者非以形殊實以此心之知匪曰聰慧匪曰術
智在知所身自出在知身所同出知身自出一世百

世猶之一日知身同出一人千人猶之一身百世一日爾等不可不念爾祖今日千人一身爾等念爾祖又不可不恤爾祖所遺裔恤所遺以念所自出子爲孝子孫爲孝孫心之所知莫大於是是則可以稱人於天地嗟嗟此道鮮知久矣嘗見一父一母同胞兄弟且相戕相訟如盜如賊者種種於縣庭况吾後人之後人各父其父各母其母世遠人殊服盡情睽門分戶割匪朝匪夕身所自出與所同出何能敦睦惟我後人勉其有知相繼相承期以勿斁是道也昔以

治民長教家昔以正民今以訓子若孫蓋家訓也實治理也孟氏子不云乎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嗚呼道其盡是矣勿以易而忽忽以難而阻庶幾乎孝也出而事是君可以無負於國斯之爲吾之所訓訓畢命右左取家規一通付長子長孫擲筆而逝七世孫武安縣知縣李朴述

通判陳公墓表

明大學士楊士奇

前台州府通判陳君沒十有四年其子崑以翰林侍

讀苗君所述事狀求表其墓苗君嘗爲予言至於今鄉之人皆能道君之忠厚有爲而台之君子仕於京者又爲予言君學問之博操守之嚴世不多見且知吾故人陳煥嘗奏舉君君信賢乎哉則表之以示後來何辭按陳之先家譙唐兵部尚書舜舉之後諱仙者始徙今鳳陽之蒙城君曾祖德仕元爲金鄉尉祖華甫爲河南江北等行中書省理問追封蒙城縣男父岱官至山東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君初名亮旣被薦入見太祖皇帝悅之賜名巖其字惟石勿有學行

稍長一志於學所習日有程度不少懈而資識明敏器度弘備鄉閭老長咸器重之初薦未授官適湖廣峒寇不馴上命吏部選才識通辦者行宣旨撫諭而君在行及境寇猝數百人持兵虢至同行者皆色怖君厲聲曰吾輩奉天子命來何怖遂獨前從容諭寇曰若等本皆良民聖天子念邊臣乖於撫綏致若等弗寧故命使者來諭德意遂俱宣上旨寇感悅悉棄兵羅拜卒以帖服旣還戶部奏遣督遺租於湖廣之常德至則察其土瘠人貧白於朝請令輸鈔帛代租

從之一府賴焉始授初陽縣江湘市巡檢察奸搜匿
境內以清常德知府鈕衍薦其才陞浙江磁溪縣縣
丞民困於田租之增額者爲奏罷之嘗久旱躬走香
理外禱勤山之天井澤翼日歸雨隨注四鄙霑是歲
大熟在任六年有詔求賢上方知縣陳煥舉君應詔
陞順德府通判有惠政丁內艱去服闋改台州府通
判陞承德郎專督農事周歷屬邑致勤弗倦隨原濕
以課樹藝因陂堰以備水旱教導有法期約有程而
以惠恤爲主民利賴之號之爲佛云時詣學宮勸勵

而坐親與講析將九載召還居無幾奉使命出過蒙
誠以疾卒於家疾革顧其諸子曰吾得首丘焉足矣
嗚呼食君之祿未有報也汝曹力農以供賦務學以
用庶幾副吾心耳永樂二十二年正月初十日也
君持身端介未嘗苟取一毫言動循禮慎交際居官
一務厚民蓋年六十而卒以三月二十五日葬於東
南之野配李氏有婦道子男四人岐嶷崢嶸女二人
長歸臨海縣儒學訓導李清次歸蔡敬壽二十有二
人嗟呼古所謂豈弟君子民之父母非陳君其人歟

使陳君得一郡而專之以施諸其人豈下古循良然
一時之為郡者豈優陳公哉矧陳君之才匪直一郡
哉今幸遭際聖明莘莘以簡求牧守之是亟而陳君
不逮非陳君之命歟非陳君之命歟

名賢李君雲階墓誌 知縣田本沛

君諱雲階字穉升始祖名資者元正間為蒙令因
家焉八世而及泖為君曾大父泖生太學生梓為君
大父梓生婺源訓導惟一為君父君其第三子也正
而溫雅穎悟性成端凝如成人未嘗逐眾嬉戲

外傳即能俯仰與思行坐默識父異之曰是子殊有
沉靜之資可與讀書者也時尚未習舉子業一夕作
一藝高華超越燦然成章父益異之曰何物孺子有
此奇事耶君默然而已自此學日進文日奇藻采感
發悉合古人法度俯視藝苑奇傑自命者不啻陟喬
嶽而培壘眾峰也出就童子試笠雲王公為浙西名
家一見深器之稱為偉人補邑弟子員有聲試轍冠
軍當世望之如景星卿雲以為一日千里自當扶搖
九萬之上君不以自多也益勤攻苦精講究日究乎

西銘太極之學無不條貫一時髦俊負笈請業者屢
常滿君皆因才而誨人人皆有得君亦以自得也屢
入闈皆莫售君曰其命也夫惟安之而已遂詮說
儒之言著書十餘種以明其學辛卯以明經對大庭
易齋馮先生異其文取列上上等授以推官蓋將大
用之君益求精于經世之畧越三年方赴銓病竟不
起嗟乎以君之才之學自當取元魁致尊顯究不能
一遇及晚年際當路推挽有其遇矣未及一用以沒
何天之困君者竟如是乎予承乏蒙令見君諸生中
不覺起敬復交君弟公憲以君昆季皆時之賢哲今
乃見君之沒沒而塋也爰為君次其生平之大畧如
此以下君之雖不遇於時而必有傳于後世也哉

時烈女墓碣

邑人張來麒

時氏女蒙館村人時志學之仲女也毓秀閨內質性
貞聞未笄時氏父許聘於同里田龍之子儒儒於嘉
靖二十六年三月七日以病故女於是日間訃遂絕
飲食潛變縞衣而縊時年一十有六掌方事者以其
事聞於邑大夫高公公歎曰夫而未親轍以身殉者

是哉渠女之烈也遂覈其實而質於都憲侍御具疏
題之焉鄉之樂善者請余為文以壽諸石子辭不得
遂據事直書而繫之以贊曰龍蟠虎踞惟鳳之陽密
邇蒙邑山川發祥篤生淑女懿德匪常志徹青雲貞
厲秋霜大禮未施守義而亾比跡曹娥媲美共姜臺
省題辭朝宁楊芳於鑠淑女於鄉有光築墳勒石億
載章章

蒙城縣志卷之十七

終

蒙城縣志卷之十八

藝文

詩

歸山操

宋馬丹陽

邑仙

能無為兮無不為能無知兮無不知知此道兮誰不
為為此道兮誰復知風蕭蕭兮木葉飛聲嗷嗷兮雁
南歸嗟人世兮日月催老欲死兮猶貪癡嗟人世兮
魂欲飛傷人世兮心欲催難可了兮人間非指青山
兮當早歸青山夜兮明月飛青山曉兮明月歸饑餐

蒙城縣志 卷之十八
霞
霞兮渴飲溪與世隔兮人不知無乎知兮無乎爲此
心滅兮那復疑天庭忽有雙華飛登三宮兮遊紫薇
華樓宮
宋馬丹陽
瓊漿玉液不須沾舌上甘津不暫無學得飛仙旣寂
法靈苗秀草永難枯

過蒙城弔莊子

明郭公週

巡按御史

夫子夢蝴蝶蝶去已千年祇今荒臺上栩栩想踰躑
云何夢覺關不引塵俗緣乾坤幾反復醉夢苦酣煎
吾行問所之俛首愧騰鸞

莊臺懷古

明沈

鏐

臺榭荒茫枕碧流先生曾此事優游高風緬渺浮終
古詞客悲涼探故丘蝴蝶舞餘春寂寂大鵬飛盡水
悠悠古人已去無由見綠樹殘陽起暮愁

莊臺懷古

明柳

瑛

每愛南華老氏流平生心迹與天游當年臺榭遺荒
壤此日衣冠識古丘夢蝶臺存時世異觀魚人去歲
華悠追遊且盡金尊酒一浣胸中萬斛愁

遊莊臺

明張登雲

知府

高臺聳翠歲華侵目斷濠梁思不禁已向莊周釋了
悟還因蛺蝶動微吟堂虛風月偏來客徑轉松篁半
是陰最愛渦湄多秀色晴軒芳草夢中深
莊子臺
明陳臺疑邑人
滄浪歌罷濯塵纓把釣歸來載月明夢裡醉鄉眠止
穩任他飛去野鷗驚

過濠園懷古

明劉教知府

嘗懷濠園吏今日過蒙城蝶化非真境魚遊有至情
歲月風煙老郊原草樹平前賢已塵迹况是逐浮名

莊子

國朝顧龍裳

橫筆命天地雄譚渾無害掀翻羲皇窟解下周孔帶
瑞世豈四靈龜龍鳳麟外六經含血胎因叫出頂蓋
柱下老鼻祖五千言作蒂子輿真阿兄能奪南華蛻
咄咄韓與蘇耳孫力相兌縱橫者誰子母乃盜珠貝
况復申韓家刑名取狼狽肅然吏濠園不服犧牲繪
俯仰人世間茫茫誰來會

清燕堂

宋王安石

清燕新碑得自蒙行吟如到此堂中吏無田甲當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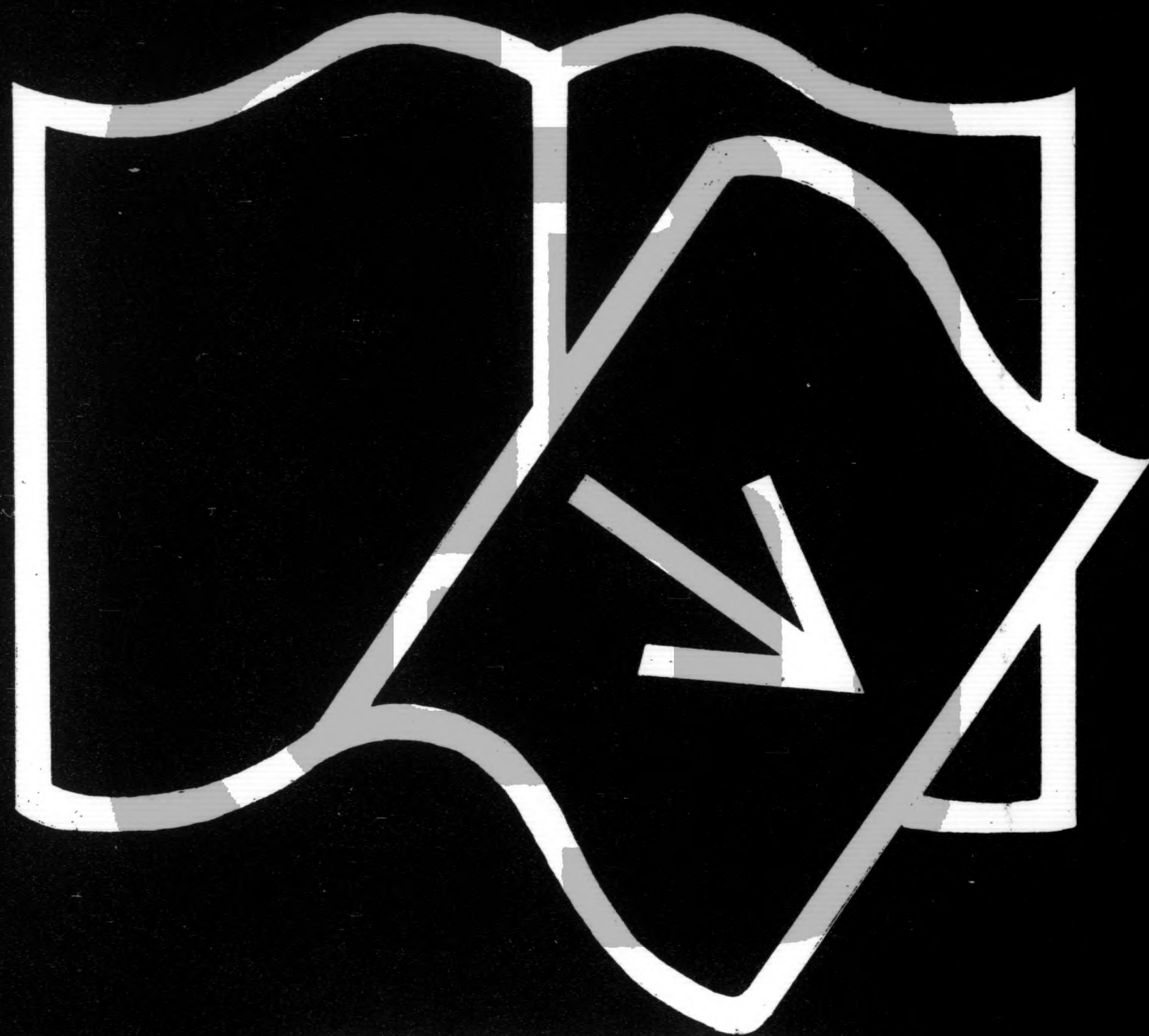
氣民有莊周後世風庭下早知閑木索坐間遙想御
絲桐飄然一在何時得俛仰塵沙欲作翁

魏武臺 在城東數里 國朝汪作霖 教諭

古稱曹孟德亂世為姦雄姦者女子志雄者丈夫風
惟其能兼此名義終厥躬讀書築精舍射獵出譙東
初起為校尉討賊圖立功詎值建安土朝綱如菱叢
亂臣專漢室舉義先眾攻乘輿雖播遷大命未全終
誰知挾天子錫矢以張弓勲業漸强盛劍履趨殿中
雅志周文王猶稱漢上公恐懼著爐火分香顧婢僮

高后里 在城西 汪作霖

宋室多賢后高曹後先稱曹后與后母姊妹比玉冰
后姑其母姨册立以德升百官秉陰教六宮師順承
屢辭爵與第勿使外家憑神宗繼御極寶慈肅寢興
及乎元祐初官家同陞陞召用先司馬范吕任股肱
聽斷就崇政文德非所應大禮咸節約私恩無所增
漸次罷新法宮冗志以澄賢者多在位疆場戒侵陵
比隆於嘉祐徽音史册徵至今思社飯高氏奉嘗蒸



P5

范蠡塚 在西陽集湖邊 汪作霖

闔閭公會稽霸長頸烏喙不少假文種七術一劍裁
范蠡輕裝舟早下鳴琴子陶朱公姓名屢變似其鴻
當年豈慕計然策家室茫茫楚水東古來謀臣亦不
少敵國蔑不破烏盡弓藏兔死狗烹不知幾箇幾箇
范大夫居奇貨高者家莫錯過

冊陽仙 蒙人

汪作霖

昔聞仙人馬冊陽歸山一操渡世航紫薇天庭託
翔情兮惚兮何有鄉蒙城斗大荒僻壤賊不憐窮

錚錚百鍊鋼一死如山巨景星慶雲倚麒麟鳳凰
應知輪迴人世間為國忠臣天下佇

貞烈李母劉孺人

國朝莊則敬 副使

渦川怒飛濤深深濠梁波臣奔走疾荆璞遙騰威寶
光戰酣神鬼風雷相余驚訊此是何奇知有貞姿代
罕匹及并會理嫁衣裳事夫無幾悲相失未亾人忍
負亾人誓卒天年永從一猶恐苦節難自全艱顏一
刻今生畢針頭一下震諸靈血雨空濛射赤日形影
俱單目肯雙惟留隻眼網常立壁壁可碎不可塵金

淨百鎔寧一恤自是香閨鐵骨身千齡猶豔蓮孤筆
應知食報長子蘇克太且昌而家室云胡子妖孫復
殤衰歎冥數不可律君不見天降雪與霜葳蕤蔓草
誰能長君不見地植柳與篁琅玕爲色木凝香玉有
苗兮春則芳蘭縱飽今秋後藏孤松翠栢高蒼蒼百
尺無枝驕鳳凰阿母精英太荒萬年彤管猶皇皇
剔日完節劉孺人 顧龍裳

山桑蔚義風競秀貞良講渴水帶練清厥靈鐘若姆
伊惟閨中質厲志踰剛斧九死誓靡他心堅迫斯怒
金針猛無情著指電光吐頃刻血模糊殘紅威鳳舞
爾時黯淡開神鬼皆戰股嗟世多育夫雙目了無覩
曾觀忠孝書林殺君和父阿母婦道明晶瑩曷常督
保孤太誼存肯尋一杯土有子子則殤有孫孫失怙
計其生歿間凋喪何堪數信矣天道非艱修乃不祐
嘉名在萬年長夜方如午松栢潔無枝冰霜分寒苦
彤管垂孤冊于春終不腐

雙節婦 卽劉之孫媳一門 雙節人競奇之

顧龍裳

鐵骨金剛日香閨作溫玉妖氛捲地來艷質多逢毒

粉碎何必云羶房受奇辱姊妹舊家兒舞袖還歌曲
若使美人頭都懸帳下毒吾將笑謝之蛾眉尚何從
卓哉李生婦皎皎凌孀旭不幸丁亂離姑嫜共躑躅
雌雄已失羣鴻雁誰繫足狹路珠光瑩孽奴競相矚
無由解免斯怒罵聲聲酷吾舌可不存吾喉可不續
誓爲活厲鬼鼠輩毋見觸一刀千金軀紅顏鬢猶綠
宛然百結衣枕血殊粲粲竊得百年身微青難再贖
鳳凰焚其丹威采亘天燭坤嶽皆震靈叫閭爲帝告
孺人豈亾歎義烈於今最

陸貞女

顧龍裳

妾夫伏草中姝子尚閨處等是未字人何從亦何出
斯言豈合經聖哲所不許踐上卽微臣聞名身已與
往聞東吳樵窮谷一黎庶當被殉國時捐軀了不怨
一由倫紀衰男子不如女貞烈鍾山桑陸門節尤著
雄飛及笄齡百輛猶未御斬斬矢靡他剛于斧與鋸
求鳳凰絕音碧漢州孤翥銷盡綠雲膏金蓮放箕踞
依然備鬢眉手握剛常覩淡食斷醯鹽練衣惟布絮
尤傷不嫁身剜肉投親著悼矣背萱椿含卒求昏曙

巖巖坤嶽 雪霜瀘但耿松栢心那知蘖冰茹
劉生剔目存季死罵賊沮心死形寄生從容性所據
賢昆配母儀鄉戚嘉評署新代降新綸搜芳額登疏
耄頤神采凝年福自天助德美方未央綿綿永終譽
張孝子周烈婦 顧龍裳

張子山桑雋同人稱良友詞壇早得名絕少出其右
乃志在孝經精神堪降斗孟梁天作緣簡錫周氏偶
琴瑟風雨諧糟糠苦辛受相夫事所生夙夜懷姑舅
捐養虛高堂結廬圖墓守子兮臥松楸婦也其井曰

上帝幅純良斯言當不苟胡然天無知奪子名與壽
方子彌留時孺人心已嘔誓云本此兼鳳去凰棲否
偕爾卜下泉血盟今吐口生辭款更傷我逝卿稍後
舊有金石交未遑一執手吾亾吾日張至矣訣自爇
少選故人來新孀泣再剖生平未了事一二胸中有
某嫗逋其蚨豚兒不狼莠吞聲無復言斂戚顏微黝
諸子尚班荆嗚嗚悲聚首婺星俄已傾項帛猶在肘
大義千古存怡然片時取是夫得是婦青史雙不朽
鼎篆垂斯文卅魂綠蝌蚪

蔡蔡孝子

顧龍裳

毀體苟非孝求生何害仁始知前皇制駕馭賢豪倫
戒爾勿輕死天生無二身徒然誓一決旌典所不申
究論三綱理乾坤重子臣親危與國難一視仗斯人
嘖嘖蔡孝子香名幾十春所傳無異蹟割股殉其親
此事不及格當年遂理沉嗟嗟刃下血迴盼猶酸辛
妻于非吾肉恒情戀且珍立時忍一割此念通神明
野史非國錄哀吟寄褒綸九原如可弔來視余酒牲

山桑八景

渦陽晚渡

李惟一

濟川深有意向晚懼迷津日就虞淵浴人爭支水春
招舟呼應急挽槳去來頻風雨何妨暮輕舟老此濱

絕句

余大中

學博

馬立臨河路人呼隔岸船蘭橈迎浪出宿鷺起前川

姜

湧

邑人

競渡夕陽是幾秋也曾擊楫向中流于今世泰風波

少岸口閑橫利涉舟

田本沛

知縣

落日掛輕舟山桑古渡遊
泗波江上客飄泊何時休

少章又聞對酒悲感
湯孫緒 學博

日落西山景漸收征夫搖曳逐扁舟
何為鎮日風波

裡不到黃昏也不休

短歌 王廷珍 邑人

渦晚渡垂星露不見人烟空見霧
夜來無事過河干

千里明光拖練布

七言律 吳道備 邑人

城迢遞隔斜陽渺渺河流橫
野航暮浪千層噴碧

渚落霞一片逐飛檣招來寧覺風
波險歸急渾忘舟

楫忙搖曳更深猶未歇煙林夾岸
霏寒霜

又 何名雋 邑人

落日歸霞繞渡泓踈煙籠暎晚舟
橫鷺依孤艇眠沙

靜鷗伴閒雲臥浪輕野棹自如人
似寄虛航不繫我

何情應憐彼岸無邊苦願指迷津
借送迎

慈寺曉鐘 李惟一

法域神無極虛鐘自發聲餘音凝
夜氣遠响荅鷄鳴

醒舜從分蹠離幽轉向明人家驚
啟戶初日照山城

又

吳道偉

靈鷲啟朝旻曉鐘處處分聲從金界落響傍碧霄聞
帶月醒清夢隨風入曙雲人間驚覺者此夜靜塵氛

絕句

田本沛

永夜今方旦佛天鐘自鳴半生醉夢者到此聞清聲

又

李國章 邑人

睡夢五更頭一聲聞大扣稽首謝慈尊為我孽者救

又

李東生 邑人

蘭若頻伽烏法音覺世鳴早來乘旦氣託付曉鐘聲

又

陳檢

熹微窗外起天風何處金聲入夢中枕上覺來思會

得維摩堂上說三宗

短歌

王廷珍

慈寺鐘百八聲獅音夜吼梵王宮一朝响動秋風靜

十里山城月自明

七言律

陳得祿 邑人

禪林清曉寂無譁風透金聲度萬家客舫喚回千里
夢法堂驚散一天花班麋踏破松根露寶鶴冲開槍

頂霞催暮起晨光自得人間塵事正如麻

又

何克紹

邑人

鯨鐘振響自何年喚起塵埃午夜天百道糾纏難解
縛一畚清醒識微禪聞聲直作天花雨破曉競傳香
積煙塵事如麻渾未覺五陵裘馬正紛然

又

何名雋

松塔素月靜禪房雲外疎鐘出上方香靄蒲團冥色
相聲浮貝葉現空王層霄響徹天花散丈室音微仙
梵長千古柯槐驚棒喝塵緣拋去正清涼

西橋夜月

李惟一

水月涵金氣沉霄象倍明長橋連地圻高影印天清
洗鏡開龍府飛虹上桂城誰言人世夜萬籟此中生

又

吳道偉

新月山城湧光華映碧流天開雲外影人訝鏡中游
午夜澄波靜畫橋皓魄留西風頻眺望瑟瑟扶蘆秋

絕句

田本沛

日暮西郊遊山湮水自流夜深人未去明月到橋頭

又

李國章

橋上有明月橋下有流水羨此橋邊人年年水月裡

短歌

王廷珍

西橋月梁下歇一水菱花清氣發海橋對見兩嫦娥
雲掩清光影不竭

七言律

何克紹

夜光端的為誰投依傍山城向碧流清影宛同藜火
照珠明恰是老龍遊浮沉波浪鯨人窟吞吐煙雲海
市樓不斷晦明嘗有約嬌娟夜夜古橋頭

添園春雨

與乃垂至治奕世技祥風始射晶融遠北溟浩
蘊懷終不盡流液詎能窮歲歲飛芳澤年分春雨

絕句

田本沛

雨飛聖井水春滿添園花人在華胥路何煩問酒家

又

李國章

添園幾何年春到雨如許優涯復沾足駕星問水秀

又

余大中

故址傳河北新祠建郭東雨添新漲綠花放舊枝紅

又

李東生

仙澤春常滿河陽雨後花與隨蝴蝶遠飛遍野人家
短歌

王廷珍

漆園雨意栩栩秋水南華潤桑土大鵬飛出北北溟
逍遙臺上蝴蝶舞

七言律

吳道壽

逍遙何處問仙蹤聞道山城煙雨農雙蝶白
栩栩千林春雪設重重
自封幾度杖藜尋勝蹟徘徊獨聽夕陽鐘

又

何名詩

荒城濁水隅千秋靈氣霽平蕪氤氳變幻滿今
石霏雨空濛入畫圖花想春開蝶意早柳疑煙
上無逍遙到處仙風在應逐雲深傍野夫

狼峰霽雪

李惟下

山靈嫌世氣積雪戀晴峰滴液石煎髓移光嶺借
懸明常改夜分曙半含冬何似巫峽色徒埋雲

絕句

田本沛

初日照殘雪西山雲外明玉樓天尺五誰去學長生

又

李國章

西北有狼峰晴日照積雪野老一開門浩然見高潔

短歌 王廷珍

狼峰雪誰比潔六月寒光冷似鐵奇峰突出玉笋簪

古寺造成銀宮闕

七言律 吳道偉

六花積素滿崔嵬暉映晴華渦水隈瓊巘遙從天小

出銀屏忽向壑中開樓臺玉鎖闈清磬洞空雲封指

綠苔獨有仙人岩下石常凝寒霰待芳梅

李惟一

雲歸島嶼留靜與江凹天水成清

溪華浮錦帶日影鎖虹橋應是潛龍氣不能冷處

又 吳道偉

碧澗迤幽谷層波落暮虹浮沉秋水合舒卷彩雲通

乍訝蒼龍偃還疑錦鬢叢竦華嘗不歇搔首問天工

絕句 余大中

幽谷瀉寒泉宛若長虹跨試問採芝人披裘不知夏

又 李東生

雨破長虹渴垂涎冷澗泉收來作劍氣光亘斗南天

長虹百尺影冷落在寒泉本是雲天客池中亦偶然

短歌 泉或落於此或流於彼人王廷珍賦夏

冷澗虹水底中青紅一帶趁流東春風桃李常五色

霜天夜月卧雌雄 論詩黃州華實不怨魁首問天工

莊臺蝶夢 李惟一

可證南華雨時登莊子臺凝身遊夢去見蝶向人來

幻與真相辨物非我漫猜好將一切妄解識御虛

又 吳道備

六子幽棲處遽然蝶自來高踪成往事煙雨只荒臺

秋水長空澗楓林夕照開千年尋夢覺無復逍遙才

絕句 余大中

栩栩夢中景遽遽物外身孤踪無處着斷碣已成塵

又 田本沛

夢回蝶易去莊去夢難回大夢無今古我將問此臺

又 李國章

蝶周祇費名夢覺亦聚訟臺上史為仙物我逍遙共

又 李東生

悟亦夢解夢痴還影問影蝶沒幾千年莊臺終古靜

短歌

王廷珍

夢蝶樓花底遊睡時蝴蝶醒時周一身變作鴛鴦錦

飛入百花夢裡洲

七言律

何各雋

天地飄茫一寄身形骸參破夢還屯三千大界隨人

幻十萬餘言寓我真遠想覺來軀亦贅色空非處物

偕淳蕪龍事業走今古未許莊臺擾靜因

聖井泉甘

李惟一

聖小仙靈遠餘甘潤漆城源從天乙發脉自玉川

祛魃三農望與龍一滴清欲同江漢水芳潔濯羣生

絕句

余大中

聖井深千尺涓涓亘古今藉人輕汲引無復羨甘霖

又

李東生

芳泉何所自甘谷顯來龍盛夏如烹雪清甜慰渴喉

短歌

王廷珍

聖井泉美紅顏丹砂疑貯老龍潭尺水能興千里霧

濛濛細雨濕青山

七言律

吳道偉

靈源迸出碧潭邊
潤溥人間不記年
漱玉非因山寺湧
興雲詎待水經傳
澄石澗疑涵月響
滴松風別有天
最是龍湫多應禱
甘霖到處滿春田

八景聯句

李廷輔 縣尉

渦水晚舟橫長虹
落澗聲曉鐘慈氏寺
春雨漆園城雪壓
狼峰白泉流聖水
清西橋明夜月蝴蝶
夢莊生

八景迴文二首

姜湧

清聲曉聽寺鳴鐘
影落橋空映月明
行客晚無舟

高人昔夢蝶同翩
變化神靈蓄井泉
消恨一園春雨

足透峰雪似老顛
巔重題山桑八景
教諭汪作霖訂

漆園春雨

汪作霖

漆園無復舊林叢
傲吏風流幻雨濛
春憶馬蹄新柳綠
花疑蝶夢故桃紅
爭傳姓字徵遺趾
不盡文章見化工
總是山川隨代革
迢遞到處付煙空

又

李東生

墟蹟孤煙堊樹叢春來晴亦雨冥濛承蜩楊柳參差
綠夢蝶桃花斷續紅壇社經年成鳥跡煙雲無日廢
天工漆園吏澤千秋勝一度陽和起蔽空

嵇山秋月

汪作霖

獨上嵇山意愴然追君絕調只在顛一相思處人俱
往七不堪時客自傳露下寒蟬依淺水月明孤鶴淚
遙天何當復奏廣陵散鬢髮松風向耳穿

又

李東生

嵇墟古跡大能然石人言始煨顛幽節賢同修竹

不方各高併怪山傳登臨煙霽尋常月憑眺霜空別
是天超朗真堪中散伴追隨莫憚鐵鞋穿

公堂清燕

顧龍裳

緬想鳴琴此一時雍容甚俗雅無為淮陽卧治常分
牒京兆餘閑亦畫眉茗對南華如點易樽涵秋水乍
成詩古賢風旨今猶在請看堂中未斷碑

李東生

渦上清操似水時琴堂靜穆更何為陽春有脚回寒
谷朋酒無疆介壽眉物外閑心朝暮鳥案頭信筆短

長詩流風可羨荆公句一道千秋傲吏碑

古塲插花

汪作霖

地老天荒四大拋誰其插此長根梢葉花萬葉空中
現鈴索千聲象外敲夜見星辰穿北戶時招鸞鶴寄
南巢縱然突出成孤勢猶勝迂夸五石匏

又

李東生

誰記天峰古刹拋欲從神女問根梢雖無雲徑雙行
跡剩有花釵一股敲飛角偶隨龍起蟄凌空只許鶴
來巢攀躋不異蓬壺頂莫忘腰環酒滿匏

淵水鶴唳

李東生

百萬投鞭渡豈難遶呼朱序勝條九搖旌不定心先
退鳴鏑無聲膽自寒泥淖斜橫疑陣仗鶴空際院實
兵端天心若有惓惓意遣此雄飛鷄鷄冠

澗渡漁歌

汪作霖

收拾風露飽笠蓑盤澗深處樂如何酣歌渡口看持
蚌晞髮灘頭笑挽螺那問古今俱過客不分清濁總
隨波從來感慨臨河意獨讓漁人傲晚多

又

李東生

相伴煙雲老一簑朝昏欵乃復如何閒情不讓滄浪
笛高興頻添鸚鵡螺遠蒼丁丁幽出谷近隨梟梟綠
迴波如今莫去石城聽書與瀉流兩岸多

莊臺問蝶

汪作霖

蝴蝶招來問子虛荒臺秋渺日愁予三村黃葉都成
夢一部南華可廢書俗未免時聊爾爾見能空處總
如如馬牛今古誰堪語喚起莊生醉草廬

又

李東生

說書該存道集虛其間誰認汝和予逍遙大化無
致糟粕前人已朽書蝴蝶是周寧幻否莊周爲蝶亦
真如荒臺今只伊堪問栩栩徘徊繞舊廬

論天劉井呼蟾

汪作霖

身世原同不繫舟難將故劍過來求仙人一笑成黃
壤神物千年化白漚魄穴重泉龍虎甍精含朗曜
烏愁今時若問蟾安在可信獼猴跨土牛

龍書又

李東生

仙家隨地任虛舟妖隱林塘亦偶求劍試龍精歸短
篋冊收蟾毒破浮漚當時水溢汲猶怯今日泉甘早

不愁可惜仙名空寄井函關無尹識青牛日泉甘早
山來早發蒙城抵下蔡
躍馬蒙城道飛津下蔡洲江湖行役遠天地此身浮
淝水寒煙積淮山叢桂秋昔人俱寂寞臨眺迥生愁
九日深秋入院臺棘圍重鎖較多才春蠶競巧絲成
錦天馬行空勢若雷縹緲彩雲從地起窈窕晴日自
天開琳琅多少韶光穴試向龍門探寶來

慈渡庵歌

吳孔達 邑人

渦水有仙橫晚渡仙去行人愁日暮城闕咫尺逼歸
心流水湯泱迷歸路何人搖曳蓮花舟來往招招渡
不休春雨潮生滑岸晚呼撈下馬無羈畱登彼束裝
野水傍高槐細柳小庵藏渡頭主人何處是原來慈
渡大士之法航

歸去章

張來麒 邑人

我田復穢其誰與營矣清泉白石笑我寒盟矣
我田復穢其誰與營矣清泉白石笑我寒盟矣

豆芽菜賦

考選御史卷

陳 崑 邑人

南國之賓客於上國日與北都主人論辨時事翌日
請於主人曰子居上都俯視八隅目覽天下之奇物
亦知天下之美味乎主人曰唯唯客何言歟天下之
味形類萬殊燧人作脩庖氏之初日哉日饜日豢日
芻入珍甲四海之美五味極六合之腴猩唇豹胎之
鼎熊掌駝峰之厨趙普掣蠍之炙何曾鶯掌之珠黨
家之羊羔美酒五侯之燕髀鱗餘砍吳中之膾釣松
江之鱸鴛醲弛蓼雪蛆侑俎簌蒲羞鱉芥醬滌驢至
若橙黃而螃螬實荻綠而河豚涪黃雀入幕之十
鷄啄粟之雛加之以椒桂益之以油酥當佳賓之
集命細君而當爐巨觥淺酌艷曲啣嚼細嚼滋味
美且都客曰子惟知葷臊之爲味而不知清楚之佳
蔬也主人從而改曰北山採蕨南山採薇袂萱堂青
簪芹澗涓烹綠葵之嫩葉鑊白薤之芳蕤補羸杞滌
煩蕪蔞菰縷分于淮術波稜寸斷于蹲鳴酣糟子薑
之掌沐醢新筍之絲樓魚孕子苔脯虬鬚輪菌九沸
山藥三炊漢家丘嫂之鑠水壺先生之壘至若錢塘
之菱白商山之紫芝大宛之首蓓西蜀之雞栖揀擇

加精調膈得宜香聞爽臆味適舒眉當奉案之項會
稱觴之時飲此佳品喜溢厥頤願爾壽之徒餓笑首
陽之空饑視彼蔓菁何物蘿蔔奚爲客日子蓋徒知
異之爲美而不知近之爲奇主人瞠焉語塞拱手噦
嘻曰然則子所謂美者請備言而述之客曰有彼物
兮水肌玉質子不入於污泥根不資於扶植金芽寸
長珠蕤雙粒匪綠匪青不丹不赤宛訝白龍之鬚彷彿春蠶之蟄雖狂風疾雨不減其芳重露嚴霜不凋
其實物美而價廉衆知而易識不勞乎椒桂之調不

資乎芻豢之汁數致而不窮數合而不斃雖以
柱史之嚴每嘗置之于齒牙驀矣憲臺之邃亦
之而深入當乎退食之委蛇則伴其倉米之
於滌清腸澈清臆助清吟益清職視彼主人所陳者
相去奚啻倍徙而萬億也歟主人聞而笑曰非市
之所豈豆芽菜乎客乃曰然主人曰美則美矣毋語
近而遺遠厭富而樂貧歟客曰子何見之說也夫天
下之味適口者爲佳天下之士無欲者爲貴彼之所
云者非不口欲我之所卻也恐爲心累脫若致之弗

克則役之于心役之于心則為口體之累傳不云
養其小者則失之大大者既失縱羅五鼎亦
雖享大牢適增其愧語既客即揖謝于于前是

蒙城縣志卷之十八

